

# 家边上有座教堂，北以北有座桥

“A church here close to home, a bridge there north by north.”  
Teng Yang

## Chapter I

Thu Sep 16 14:30:36 2004

Jerry 是个比较热心的人,哦错了,非常热心.cssalist 上凡是大事情小事情,他都帮着忙,一旦帮忙,帮的都很彻底.就如上次,我好奇的给他写了封信,问候了他的一些经历,问的一些细节问题,连婆婆妈妈的妈妈婆婆都会烦,他不仅没有,还细心的把每个问题分好,依次在下面一一回答.我非常佩服他,有多佩服呢?举个例子,你知道北密歇根有座桥,现在我们开始走桥,如果每一步代表一分,要多少步才能走完,就代表我佩服他多少分.当然不要平凡的用 100 来衡量,那样要溢出的.那到底要多少步呢?我也一直想知道,想清楚的知道我有多敬佩他.所以当有一天 Jerry 说组织一些朋友去北部的 Machinosh 桥时,我毫不犹豫的答应一块去...

一个半月前,或更久远一些,我收到 Jerry 的一封邀请信.他邀请我参加一个 Christian 教堂的礼拜和一些节目.这个教堂的活动很好很好,这在后来我才知道的.我约莫估计自己在礼拜天的早上 10:00 点没什么大事,就去信说非常乐意去.那次居然还是没有成行,却是睡过了头.

终于有这么一天,我去了.从我知道有这么个有意义的地方,到我去,花了我有两个多月的时间;从我答应 Jerry 去,到我真正实现跨越,花了我最少三个礼拜的时间;从我家到教堂走路却只有 2 分钟的路途. 100 年很久,不争朝夕.一切随意最好了,可是我不想保留我后悔的权力.那天的天气怎么样?不记得;那天的心情怎么样?不记得;那天不困?不困吧.那天到底怎么了?哦,没什么大事,只是把卧室给一个朋友暂住,自己在客厅的沙发上打发了一个困倦的晚上,然后早上很早醒来,精神却好.或许上帝感动于我的作为,驱走了美丽的梦神,对我说,走,礼拜去!我就去了,然后见到了 Jerry,和很多的中国朋友.

好像到现在你要是问我,哪个门是前门?我也不知道.我从来就是从那个门进去的,不像是正门.但我也不觉得我是走歪门邪道.我去的有那么点晚,仪式已经开始,观众业

已入座,气氛甚是庄严,偶有音乐上演.教堂不大,格局不错;四面采光玻璃镶嵌着美丽的彩色图案,头顶悬挂着装饰吊灯.气氛衬托的活泼却不失庄严,空间显得微小却不觉渺小!牧师 Rick 给我的第一印象非凡,口才绝嘉,时而激情十足,时而娓娓至柔.前不久,看了 Clinton 的自传<my life>, Bill 小时候口才就非常好,以至于任何人都认为这家伙以后一定是一个杰出的传教士.现在我有那么一点点体会到布道者的魅力了.甚至我可以谦卑的说,第一次的顺访出自对 Jerry 的回应,以后的一次次的去,有对 Rick 的崇敬成分和模仿情怀.

我的名字带有后鼻音的,在英文里面发起来有点别扭.所以当 jerry 很准确的发出我的名字时,我楞了一下.眼前出现一个胡子头发黑白相间的快乐老头,伸出和善之手,来,欢迎过来.于是快乐的心情藏不住,两只手迎过去,多谢邀请.诸如久仰大名,今得一见,如雷贯耳之类的话无须多说.人如其行,行如其人,据说他终身未娶,爱好行游,除了北边阿拉斯加,足迹遍及 49 州诸县,最远的连续行程是从 Lansing 出发至 Tucson, Arizona.行车 40 余年,只收过 3, 4 张罚单,这让我惊讶了很久,曾短暂的失去理解能力,回了封信说"You're so funny". 误解了老顽童的严肃成分,把他信中 only 的意思理解偏差了.

和旁边的几个熟悉的中国朋友打过招呼,我碰到了 Carol,她的名字就贴在胸前,她的自我介绍很无私,很绿叶.

她说:'我是 Jerry 的姐姐,我叫 Carol'.所以我就说:"我是 jerry 的朋友,我叫 10, 你可以叫我队长." "Captain, oh,captain". 真有点受不了我自己,这个时候我居然有学 Robin Williams 在<dead poem society>的冲动,想模仿他说:"Cape diem, seize the day". 还好,还没有变态到这种初次见面就象很熟的样子.

## Chapter II

Thu Dec 27 12:13:36 2007

认识他们 3 年多了,几乎每年的感恩节,我都会收到 Carol 和 Lary 夫妇的邀请.如果你也有幸被邀请,而且离开之前在他们的留言本上写一些感谢祝贺的话,你一定会看到我每一次留给他们的感谢词,一年比一年长,一年比一年的感恩.但是圣

诞节被邀情，今年是头一回！因为圣诞节更像是家庭的聚会(family's reunion)。Jerr 郑重的询问我是不是确定要去，我说，要去，当然要去。私下里还是在嘀咕，嗯？咋这么严肃呢。

出席的“外”人还不少呢。台湾的 Tammy 和 Leo，韩国的 Mi-Jin，东北的小伙张迟和穿着漂亮的 Ruqi，当然还有北京的添轶和新疆的继武。

York 家的大男孩 Jason 的回来，让这个家庭平添了一股空灵和高贵的的气氛。我欣赏过 Jason 的卡通人物素描，幼年随家庭在驻日的美空军基地成长，让他的素描有一种日本的色彩，而他的诗却是这样的，

( <http://blindmanpro.brikk.net/main/Writings/Poetry.html> )

### **Roses are Blue**

by Jason York

Roses are blue, Violets are green.  
How can fat men be so lean?  
Filled with mead and meats and fun,  
Why are they the empty ones?  
Grass is brown, tears are blood red.  
Women to cover have fled.  
Not to hide, but to lure,  
With creams and perfume's cure.  
Apples are orange, the sky is yellow,  
How often we pass up lass or fellow.  
Drenched in poverty, left alone,  
Who would give us their last bone.

In our world, rainbow lined,  
What a shame to be color blind

晚餐非常丰盛，其中夹杂着自我感觉有趣的两个场景。

餐桌上摆着一盆植物干果(berry)，berry 红色的果球(ball)挑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我冲着 Jason 喊了一句，“Jason, I know exactly this plant name, it is Monsters' Ball.” (<http://www.imdb.com/title/tt0285742/>)。

我承认这是一个极冷的笑话，背景如下。好莱坞女影星 Halle Berry 名字中带有 berry，她主演的"Monsters' Ball"很不错，帮助她拿过 Oscar 最佳女主角奖。Jason

反应确是极快，笑了一笑，便开始自言自语，像是在制作一首诗，非常有节奏而且富有韵律，在他的嘴边反复出现 ball 的单词，还向我解释次 ball 非彼 ball，不过确是做诗的好题材，就像说 drive in the parkway 或者说 park in the driveway。我们当然都清楚 monster 的 ball 是 dance 的意思。我却惊讶于他的反应和他的诗性了。

Jerry 把我给涮了一把。我上回做的烤鸭似乎很不错，在这次的 party 上他居然还念念不忘。Carol 兴趣大起，馋涎欲滴，问哪买的鸭子？可恨的 Jerry 同学早有阴谋，设计好了这个圈套，就等有人问起，他于是如此接答，"Of course, it is from Red Cedar River." 一顿哄堂大笑。众所周知，捕捉校园内 Red Cedar 河里的鸭子是违法的，传说一家人煮了那的鸭子后，留下的满地鸭毛被邻居发现，结果被传讯，而且关了几天禁闭，让人闻鸭色变。旁边的 Mi-Jin 装蒜，睁大双眼看着我，还继续问，"Isn't it true?" 真的不地道。我哪能束手就擒，装着快要哭出来的样子，很无辜的看着她，"Of course not, I bought it from Meijer." 她的忍俊不禁让人感觉很好。真是一个不错的晚上。

晚餐后的一幕吃了我一惊。

我们到场的每一个人居然都收到主人给我们准备的圣诞礼物，还是用红色的袜子装着呢，很有气氛。的的确确没有心里准备，也没有物质上的准备，我呆呆的坐在沙发上，除了明白 Jerry 之前确不确定要来之问话的充分必要性之外，不知如何是好。偏偏这时 Jerry 还把一个漂亮的盒子扔给我，"This is for you, Teng." 包装纸好看的我不忍心撕开，撕开后更是搞笑，居然是玩具，给学物理的人锻炼动手能力的玩具。还真有你的，Jerry。当时当地无法表达谢意，也只能做这么一件事情，我把盒子上的警告大声的读出来"Jerry, too bad, it's said, Not for children under 3 years."

圣诞节大人给小孩子礼物，放在红色的袜子里，谎称 Santa 来过留下的。我们这些奔 3 的人就权当作是 Jerry, Carol 和 Lary 眼中长不大的孩子吧。Jerry 是有备而来的！他居然给两位中国小女孩带来了拳击手套。看着她们互相厮打着的样子，我下意识的脱口而出，"Hey, two million-dollar Baby!" 正沉浸在自我的满足之中，

Jason 却反应了，好快，他说"Each one is 500 thousand." 你也是看过 Swank 的百万宝贝的吧(<http://imdb.com/title/tt0405159/>)，喂，那可是 Clint 的作品啊。

多好的一个圣诞节的晚上！除了没有下雪。

### Chapter III

*爱情她到底是什么？*

*是不是两颗心灵同步的脆弱？*

*是不是执着所以要备受折磨？抑或是无知的过？*

*坚强增加的到底是免疫，还是破坏力？*

Sat Dec 29 23:45:36 2007

很多的时候自己想写一些东西，可是待到写完，却发现它会变得有点不一样，它似乎有了自己的生命，自己独立的呼吸了。看看这篇会把我引向何方。

曾经做过这样一个梦。身在法兰克福，我周密的计划着要买票前往东边的德勒斯登寻访古迹，登上车之后，发现自己坐上了 north pole express，列车朝北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狂奔。见到极地美丽万端的极光，我却迷惑，这是我想要看到的么？我是不是该安静的坐下来，好好的享受这一切；还是开始责备自己的马虎，责备自己软弱地将错就错？感情可以计划么？

在某年某月某日的一个星期五的晚上，10点刚过，我坐在大河路和密歇根路交接处附近的那家 Beaner 咖啡厅里，嘴里的摩卡甜甜的，略有点 creamy 的味道。厅里本不算太安静，咖啡豆粉碎机的高分贝，串通合伙着密歇根大街上车来车往的喧嚣，还有路边警灯的璀璨，蝉愈躁林愈静。

杰瑞就像每一个星期五一样，安坐在我的对面，喝着 Mongo Freeze。有时候我们之间的桌子上会摆放着一些他访问东南亚的越南，泰国的相册，更多的时候是日本的东京，如果听众中有幸出现其他的中国朋友，他的江苏江都相册将会被谈论最多。当时他应邀去江苏江都参加了两位从 MSU 毕业朋友的婚礼。Tony 和 Jie 的爱情故事也许不是传奇，但随着更多的新听众的到来，这段爱情直至最后的圆满，将会更多的被提起，也许会载入密歇根州立民间传奇。而这其中的传导者杰瑞永远不会淡出前台，他的叨叨絮絮鲜明地彰显他对事物看法的积极，让人印象深刻。

在那个星期五之前，有人问过我，杰瑞讲授着他人的故事，他有没有自己的传奇，我有过犹豫；后来有人当我的面质疑过杰瑞的某些观念作为，我马上跳出来，为他去疑。

杰瑞就像每一个星期五一样，安坐在我的对面，喝着 Mongo Freeze。桌子上没有任何的外国地图册，也没有任何的相册，似乎也没有太多的友人轶事等待分享，亦不像往常，有断断续续的来人加入。我的笔记本开着，和一个叫互联网的东西连着，屏幕上显示杰瑞的主页。我打算从某些有趣的合影找到今天的话题。

当我目不转睛的盯着那只老虎看的时候，杰瑞是注意到了；他扫过老虎的眼神，我也是注意到了。

主页上的那只直立行走，进化完全的老虎显得与往常不一样。J.R.M.是它的主人，<http://z2.cl.msu.edu/~jerrymc/pics/themes/me/2005/141/jm14.html> 还是它就是 Jerold R. McAllister 问的有点多余。熊猫的眼睛，兔子的嘴，一对招风的耳朵，大步流星的腿。主页对它的来历有些交代，似乎很平淡。作品来自于上个世纪 70 年代，一位女孩用粉色蜡笔给他绘下了这副画，她的名字叫做 Diane，美丽的让人联想起 Diana。她取材于一位亲戚的贺卡制作，在一块 20 英寸 x28 英寸的画布上注入情感。

故事让一个抗美援朝年代出生的智者来讲述，永远不会像我们期待的激情的四射，永远只会似水般的流年。

杰瑞就像每一个星期五一样，安坐在我的对面，喝着 Mongo Freeze。就像他在照片介绍里描述的口吻，他的语气也是那样的平静，似乎不是在讲述他自己。他静静的用很专业的口气描述着怎么样把一张超大的绘图摄入相机，然后冲洗，打印，放大，然后再用薄膜外加精美像框裱好，最后挂在了自己办公室的墙上，抵抗着时间的腐蚀。他换了办公室，我更喜欢他那间古老而又汗牛充栋的旧办公室。当时那张绘画就挂在侧边的墙上，从他工作的电脑上只要逆时针转动半个脑袋，整个的图画便尽收眼底，让人感觉虎虎生气。

“自从这副画之后，Diane 结婚了，当了作家...快有 30 年了吧，我们一直没有联系。突然就有这么一天，我就收到她的一封伊妹儿。”说这话的时候，他的语气似乎有

点激动。不知道为什么，我想起了少时读过的一篇 Vingo 的故事，Vingo 坐在从新泽西开往佛罗里达老的带儿堡的车上，静静的讲着老橡树上的黄丝带的故事。

<http://blog.hjenglish.com/cet/archive/2006/07/22/27469.html>

Diane 在电子邮件中问道，“老虎怎么样了？”

杰瑞就像每一个星期五一样，还在喝着 Mongo Freeze。我想他的冰芒果快要喝完了，已经不能帮助他很酷的控制情绪了.....

## Chapter IV

*从此以后再没有 Beaners 了，一声叹息。*

Jan - 05 - 2008

你说说看，beaners 会是什么意思呢？而用来做咖啡厅的名字又会是什么意思呢？

答案或许很简单。用来做咖啡厅名字是因为咖啡来源于 coffee bean。而 beaners 这个单词还没特定的意思，或许当时咖啡连锁店业主认为一群人在一个叫 Beaners 的地方 hang-out，喝着咖啡豆刚磨好的，飘着浓香的咖啡一定是一件很不平常的事情。

在 10 点之前我驱车赶到了星期五的 Beaners。老杰瑞午夜要跑机场接青木爱，所以还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可以 jaw。（本意是下巴的意思，这里幽默的替代谈话。他不经意的幽默中总是有些新东西。）

停好车，我在拉开玻璃门之前瞟了一眼 Beaners 巨大的招牌，却惊奇的发现，大大的"B"字下面那个熟悉的"Beaners"不见了，换成了"Biggby"。

老杰瑞居然也注意到了，而且还有故事要讲。据说爱吃 bean 的一群墨西哥人认为 beaners 这个派生词是对他们的侮辱 (an ethnical slur, quite offensive)，因此强烈要求撤销这种命名。也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还真替这些喜欢吃 bean 的墨西哥人委屈。人家偷偷的大吃特吃已经好多年了，你不经意的用一个很敏感的单词把人家老底揭了，还让不让人家好好的吃 bean 嘛！

这业主本来想，我惹谁了，不就是因为 coffee bean，我才这般如此。怎会想到有这茬出现，他一定傻眼了，而且傻过了头。因为他新取的名字里面那个"big"居然会有两个"g"出现。想想也真替他为难，还是不要随使用正规单词的好，后面用"by"而不是"buy"应该不会带来大麻烦，要是著名的电器连锁店"bestbuy"来找茬，那可不是吃不了还能兜着走的。不过"by"似乎念[bɪ]，所以也设身处地的为他想过用"bee"或者"bie"可能带来的麻烦，因为"applebee"也是名声塞外，妇孺皆知。

从此以后再也见不到 Beaners 了，一声叹息还未完成，老杰瑞插话了，"别担心，yellowbook 要等到每年八月份才会更新。"幽默又来了，我难道会每天捧着个黄页信息本，盯着 beaners 怀旧么？不过话说回来，这不又从他那学到新东西，知道每年八月，你都要注意更新你身边的信息。

## Chapter V

*To the 2nd trip to Crystal Lake in north Michigan*

*July-01- 2008*

***Lake is crystal,***



***Dutchman's britches filled with soul,***



***Sunset in red and yellow,***



***Greg's guitar dancing with bonfire slow,***



***Please accept my sincere bow,  
Jerry--my friend you need to know:  
without your kindness it's all impossible!***